

■ 散文集



《气清景明,繁花盛开》(节选)

□林清玄

故,才让他难以跳接起记忆中沦落的事物,其实不然,有时不必走太远,不必经过太久的时光,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种怅惘。

我有一个朋友,他每次坐在台北松江路六福客栈的咖啡厅时,总会指着咖啡厅的地板,说:“你们不相信,这一块地是我小时候卧室的所在,我就睡在这个地方,打开窗户就是稻田,白天可以听到蝉声,夜里可以听到青蛙唱歌,这想起来就像是梦一样了。”那梦还不太远,但时空转换,梦却碎得很快。

记忆的版图在我们的心中是真实的,它就如同照相机拍下的照片,这里有我走过的一条路,爬过的一座山;那里有我游过泳、捞过虾的河流;还有我年幼天真值得缅怀的身影。这版图一经确定,有如照相纸在定影液中定影,再也无法改变,于是,当我们越过时空,发现版图改变了,心里就仿佛受到伤害,甚至对时间与空间都感到遗憾与酸楚了。

两相对照之下,我们往往否定了现在的现实,因为记忆的版图经过洗涤、美化,像雨雾中的玫瑰,美丽无方,丑陋的现实世界如何可以比拟呢?

其实,在记忆中的事物原来可能不是那么美好的,当时比现在流离、颠沛、贫困,甚至面临了逃难的骨肉离散的苦厄,但由于距离,觉得也可以承受了。现在的真实也不一定丑陋,只是改变了,而我们竟无法承担这种改变。

最近我和朋友在黄昏时走过大汉溪畔,他感慨地说:“我从前时常陪伴母亲到溪畔洗衣,那时的大汉溪还清澈见底,鱼虾满布,现在却变成了这样子,真是不可想象的。到现在我还时常恍惚听见母亲捣衣的声音。”朋友言下之意,是当年在大汉溪畔的岁月,包括溪水、远山、母亲的背景、捣衣的杵声,都是非常美丽的。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已失去了母亲,没有母亲的大汉溪失去了昔日之美。

我对朋友说:“其实,你抬起头来,暂时隐藏你的记忆,你会看见大汉溪还是非常美的,夕阳、彩霞、水草、卵石、鸭群,还有偶尔飞来的白鹭鸶,无一不美。”朋友听了沉默不语,我问说:“如果你的母亲还在,你希望她继续来溪边捣衣,还是在家里用洗衣机洗衣服?”朋友笑了。

是的,记忆是记忆,现实是现实,以记忆来判断现实,或以现实来观察记忆,都容易令我们陷入无谓的感伤。如何才能打破我们心中记忆与现实间的那条界限呢?在我们这一代或上一代,所谓记忆的版图最优美的一段,

是农业时代那种舒缓、简单、平静、淳朴、依靠劳力的田园;而我们下一代记忆的版图或我们当下的现实却是急促、复杂、转动、花哨、依靠机械科学生活的城乡。如果我们是现代鬼,就会否定昔日生活的意义;如果我们是怀旧的人,就会否认现代生活之美。这必然使我们的成长变为对立、二元、矛盾、抗争的线。

其实不一定要决然,我想起日本近代禅学大师铃木大拙,有一次一位沉醉于东方禅学的瑞士籍教授千里迢迢来拜望他,这位瑞士教授提出自己对东西方区别的见解,他说:“使人走向幸福之路的方法有二,一是改变外在的环境,例如热得不堪时,西方人用冷气降低温度。另一方法是改变内部的自己,如果热得不堪时,禅者灭去心头火而得到清凉。前者是西方发达的科学、技术的方法,后者是东方,尤其是禅所代表的、主空间的方法。”

这位教授说得真好,并以之就教于铃木大拙。铃木的回答更好,他说:“禅并非与科学对立的主观精神,发明冷气机的自觉中就有禅的存在,禅不只是东方过去文明的财产,而是要在现代里生存着、活动着、自觉着的东西,此所以禅不违背科学,而是合乎科学、包括科学、超越科学的。制造更多、更普遍的冷气机,使人人清凉的科学行为中就有禅的存在。”

从这个故事里,我们知道主张空明的禅并非虚无,而是应该涵容时空变迁中一切现实的景况,在2000多年前,禅心固已存在,推到更远的时空,禅心何尝不在呢?纵使在最科技前卫的时代,一切为人类生活前景而创造的行为中,禅又何尝不在呢?如果要把禅心从科技、方法中独自抽离出来,禅又如何活生生地来救济这个时代的心灵呢?所以说,在酷热难忍的暑天,汗流满地地坐禅固然表现了禅者清凉的风格,若能在空气调节的凉爽屋内坐禅,何尝不能得到开悟的经验呢?

禅心里没有断灭相,在真实的生活中、实际人生的历程中也没有断灭。记忆,乃是从前的现实;现在,则是未来的记忆。一个人若未能以自然的观点来看记忆的推移、版图的改变,就无法坦然无障碍地面对当下的生活。

我们在生命中所经验的一切,无非都是一些形式的展现,过去我们面对的形式与目前所面对的形式有差异,我们真实的自我并未改变,农村时代在农田中播种耕耘的少年的我,科技时代在冷气房中办公的中年之我,还是同一个我。

学禅的人有参公案的方法,公案是开发禅者的悟,使其契入禅心。我觉得对参禅的人最简易的方法,就是把自己当成公案,一个人若能把自己的矛盾彻底地统一起来,使其和谐、单纯、柔软、清明,使自己的言行一致,有唯一的绝对性,必然会有开悟的时机。人的矛盾来自于身、口、意的无法统一,尤其是意念,在时空的变迁与形式的幻化里,我们的意念纷纭,过去的忧伤喜乐早已不在,我们却因记忆的版图仍随之忧伤喜乐,我们时常堕落于形式中,无法使自己成为自己,就找不到自由的入口了。

我喜欢一则《传灯录》的公案:

“有一位修行僧去问玄沙师备禅师:‘我是新来的人,什么都不知道,请开示悟人之道。’

禅师沉默地谛听了一阵,反问:

“你能听到河水的声音吗?”

“能听到。”

“那就是你的人处,从那里进入吧!”

在《碧岩录》里也有一则相似的公案:

窗外下着雨的时候,镜清禅师问他的弟子:

“门外是什么声音?”

“是雨的声音。”弟子回答说。

禅师说:“太可悯了,众生心绪不宁,迷失了自己,只在追求外面的东西。”河水的声音、雨的声音、风的声音,乃至鸟啼花开的声音,天天都充盈着我们的耳朵,但很少有人能从声音中回到自我,认识到我都是听的主体,返回了自我,一切的听才有意义呀!这天天迷执于听觉的我,究是何人呀!《碧岩录》中还有一则故事,说古代有16个求道者,一心致力求道都未能开悟,有一天去沐浴时,由于感觉到皮肤触水的快感,十六个人一起突悟了本来面目。每次洗澡时想到这个故事,就觉得非凡的动人,悟的人处不在别地,在我们的眼睛、耳朵、意念、触觉的出入里,是经常存在着的。

我们的记忆正如一条流动的大河,我们往往记住了大河流经的历程、河边的树,河上的石头、河畔的垂柳与鲜花,却常常忘记大河的本身,事实上,在记忆的版图重叠之处,有一些不变的事物,那就是一步一步踏实地、经过种种历练的自我。

在混沌未分的地方,我们或者可以溯源而上,超越记忆的版图,找到一个纯一、全新的自己。

(摘自《气清景明,繁花盛开:林清玄散文精选》,作家出版社 2016年6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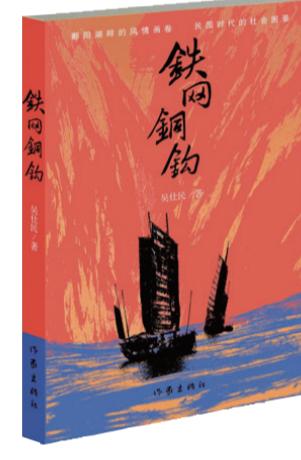
▼作家出版社新书推荐

《北洋大战争》

陈钦 梁江涛 著
2016年5月出版

关于北洋时代从来都是众说纷纭,尽管史料丰富,但并无一种权威定论。本书作者在制作同名纪录片的同时掌握了许多尚未公开面世的珍贵资料,本着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度挖掘的态度,力求呈现出北洋时代军阀间的战争原貌及其深层原因,在梳理清各种势力往来变幻的关系图景后,北洋大战争的全息视野已跃然纸上。《北洋大战争》:枭雄是怎样炼成的?中国历史上从来不乏群雄逐鹿的场景,但在20世纪初的这段特殊时期,战乱是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军阀间相互牵制下进行的,你方唱罢他登场,输赢一时轮流转,终二三十年代几十场战事下来,最终的赢家,仍是以革命的名义取得北伐之功的黄埔蒋系。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共和与文明开始萌芽,教育在国民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社会的概念在知识阶层中渐渐成型,可以说,西方与一个正在醒来的东方就是这样相遇的。北洋战乱并未造成大规模的人口损失,公平地说,当时奉着共和或革命的名义割据的各方,也不同程度地为易帜统一后的中国做了基础准备——开民智、享文明,学习先进的外来知识技术,国虽弱,精神与眼界却都是新的。一种3000年未有的变革气象,就在这混乱的时局中逐渐形成。

《铁网铜钩》

吴仕民 著
2016年5月出版

《铁网铜钩》是一部描写二十世纪40年代鄱阳湖渔民生活的长篇小说。作者以两大渔村持续数百年的械斗为基本线索,描摹了宗法制度下,社会底层的人们以祖姓、祖业、祖地为经,以仁义、情感、暴力为纬的生活图景,叙述了他们在生计、官府、敌寇、礼法制度等重压下的苦难与抗争。塑造了一群打上时代和地域烙印、具有鲜明个性的渔民形象,连同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和独具特色的地域风情,真实地再现了那个年代的社会特征和人物命运。作者还在书中不停地暗喻和追问:谁能冲破传统观念的铁网,挣脱现实利益的铜钩?在今天,我们依然不难见到那个年代人们行为方式的影子,社会需要在深刻的变革中弃旧而图新。因而,这部作品有着它特殊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生之水》

陈世旭 著
2016年5月出版

冯乐临死的时候,只有大学同窗一个人常常去看他。冯乐人缘好,爱帮助人,能力强,提拔晋升非常顺利,同时也很讨女人的喜欢。他快死的时候,看望他的人却越来越少,在他的葬礼上曾经喜欢过他的女人一个都没有来。冯乐临死的时候,把他和几个女人的情感故事告诉了他的大学同窗,他甚至希望大学同窗能够用虚构的表象发表,从而被她们看见。于是,小说接下来便主要讲述了冯乐与艾原原、山丹丹、贺兰三几人的情感纠葛……

《彭祖传奇》

朱浩熙 著
2016年5月出版

彭祖原名篯铿,又称老彭,距今已四五千,受尧帝所封,创建大彭国,并开发武夷山和巴山蜀水,足迹遍及神州大地。彭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先哲,中华烹调祖师、气功鼻祖、道家始祖、养生学家,东方研究气血运动第一人,上古文化的集大成者,传说寿长八百八,有《彭祖经》传世,后裔众多。

《彭祖传奇》以历史文献和民间传说为基础,在人们面前打开一扇窗口,让人透过数千年历史的迷雾,领略到上古贤哲彭祖的风姿和神采,并且从中窥探到健康的奥妙,感悟良多,终生受益。

《天倪》(诗集)

石厉 著
2016年5月出版

石厉在思想、人文学术领域虽然成就颇高,但他更是一位地道的诗人。从少年时代开始,他就执著于诗歌,他曾说自己常常因为理论形态与诗歌形态的冲突而痛苦,并受这种痛苦的煎熬。石厉的诗歌似乎是痛苦与激情燃烧后的灰烬,有一种灰烬般的冷静与理性,保存了他的痛苦与激情的整个过程。石厉的诗歌总表现出一种让人不得不沉思的感动。如果说他的诗歌具有理性色彩的话,是一种还原事物真相或还原自然真相的大理性,是一种与以往哲理诗歌不同的新理性主义。

《花未央,人未老》(节选)

□丁立梅

她远远地迎。他起初“翠英”两字叫得不顺口,羞涩的小鸟似的,不肯挪出窝。后来很顺溜了,他叫她,翠英。几乎是从胸腔里飞奔出来。多么青翠欲滴的两个字啊,仿佛满嘴含翠。他叫完,左右仓促地环顾一下,笑。她也笑。于是,空气都是甜蜜的了。

有人来向她提亲,是一富家子弟。他听说了,辗转一夜未眠。再来挑泔水,从皂角树下低头过,自始至终不肯抬头看她。她叫住他:“哎——”他不回头,恢复到先前的彬彬有礼,低低问:“小姐有事吗?”

她说:“我没答应。”

这句话无头无尾,但他听懂了,只觉得热血一下子涌上来,心尖上就开了朵叫作幸福的花。他点点头,说:“谢谢你翠英。”且说且走,一路健步如飞。他跑到一处无人的地方,站在那里,对着天空傻笑。

这夜,月色皎好,银装素裹。他在月下吹笛,笛声悠悠。她应声而出。两个人隔着轻浅的月色对望。他说:“嫁给我吧。”她没有犹豫,答应:“好。但我,想要一张梳妆台。”这是她从小女孩起就有的梦。对门张太太家有张梳妆台,紫檀木的,桌上有个暗屉,拉开一个,可以放簪子。再拉开一个,可以放胭脂粉。立在上面的镜子,锃亮。照着人影儿,水样地在里面晃。

他承诺:“好,我娶你时,一定给你一张漂亮的梳妆台。”

他去了南方挣钱。走前对她说:“等我3年,3年后,我带着漂亮的梳妆台回来娶你。”

3年不是飞花过,是更深漏长。这期间,媒人不断上门,统统被她回绝。寡母为此气得一病不起,她跪在母亲面前哀求:“妈,我有喜欢的人。”

他就是在那时,发现他头顶的一树皂角花,开得真好。

这便有了默契。再来,他远远地笑,



3年倚门望,却没望回他的身影。院子里的皂角花开了落,落了开……不知又过去了几个3年,她水嫩的容颜,渐渐得枯竭。有消息辗转传来,他被抓去做壮丁。他死于战乱。她是那么的悔啊,悔不该问他要梳妆台,悔不该放手让他去南方。从此青灯孤影,她把自己没入无尽的思念与悔恨中。

又是几年轮转,她住的院落被一家医院征去,那里,很快盖起一幢医院大楼。她搬离到几条街道外。伴了多年的皂角树,从此成了梦中影。如同他。

60岁那年,她在巷口晒太阳,却听到一声轻唤:“翠英。”她全身因这声唤而颤抖。这名字,从她母亲逝去后,就再没听到有人叫过她。她以为听错,侧耳再听,却是明明白白的一声“翠英”。

那日的阳光花花的,她的人,亦是花花的,无数的光影摇移,哪里看得真切?可是,握手上的手,是真的。灌进耳里的声音,是真的。缠绕着她的呼吸,是真的。他回来了,隔了40多年,他回来了,带着承诺给她的梳妆台。

那年,他出门不久,就遇上抓壮丁的。他被抓去,战场上无数次鬼门关前来来回回,他嘴里叫的都是她的名字,那个青翠欲滴的名字啊。他幸运地活下来,后来糊里糊涂被塞上一条船。等他头脑清醒过来,人已在台湾。

在台湾,他拼命做事,积攒了一些钱,成了不大不小的老板。身边的女子走马灯似的,都欲与他共结秦晋之好,他一概婉拒,梦里只有皂角花开。

等待的心,只能迂回,他先是移民美国。大陆还是乱,“文革”了,他断断回不得的。他挑了上好的红木,给她做梳妆台。每日里刨刨凿凿,好度时光。

她早已听得泪雨纷飞。她手抚着红木梳妆台,拉开一个暗屉,里面有胭脂粉。再拉开一个暗屉,里面有胭脂水粉。是她多年前想要的样子啊。

她坐在梳妆台前,很认真地在脸上擦胭脂,擦得东一块西一块的。因为年轻时的过多穿针引线,还有,漫长日子里的泪水不断,她的眼睛早瞎了。

“哎,好看吗?”她转头问立在身后的他。他一迭声说:“好看好看,这世上,没有哪个女人比你更好看。”她开心地笑了。他悄悄转身,抹去脸上两行泪。外面的阳光,真是灿烂,像多年前的皂角花开。

(摘自《花未央,人未老》,作家出版社 2016年2月出版)